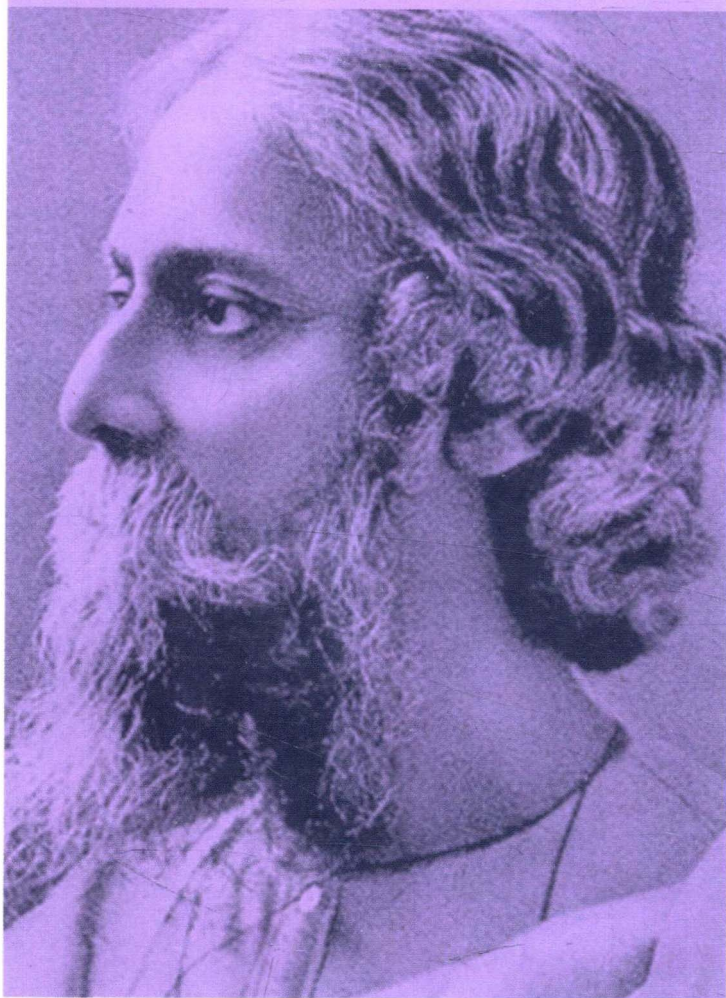


泰戈尔笔下的印度

[印] 泰戈尔 著
[中] 白开元 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泰戈尔笔下的印度

[印] 泰戈尔 著
[中] 白开元 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戈尔笔下的印度 / (印) 泰戈尔著;
白开元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17 - 2874 - 6

I. ①泰… II. ①泰… ②白… III. ①文化史 -
印度 - 文集 IV. ①K351.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6416 号

泰戈尔笔下的印度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邓 彤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2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7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55626985

译 序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文学巨匠，也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泰戈尔于 1861 年 5 月 7 日诞生于加尔各答泰戈尔家族的祖宅朱拉萨迦。1941 年 7 月 30 日在这幢红楼中与世长辞。他漫长的一生经历了印度空前激烈的动荡。

从 1757 年英国侵略者施展阴谋诡计，收买内奸，打败孟加拉邦藩王希拉兹杜拉，开始实行殖民统治，到泰戈尔诞生，印度人民饱受了 104 年的苦难。期间，印度人民多次揭竿而起，奋力反抗。1857 年，士兵大起义席卷全国，震撼殖民统治大厦的柱石。20 世纪初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度各地掀起推翻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

泰戈尔是伟大的爱国者。在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日子里，泰戈尔与群众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为鼓舞印度人民的斗志，泰戈尔创作了包括《印度巨人》《孟加拉母亲》《金色的孟加拉》《印度命运的主宰》在内的数十首爱国歌曲，表现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对祖国自由独立的憧憬。他号召印度人民超越种姓、教派，为掌握祖国的命运，为创造崭新美好的未来，团结奋斗。印度独立后，《印度命运的主宰》定为印度国歌。孟加拉国独立后，《金色的孟加拉》成为孟加拉国国歌。这两首歌曲将世代传唱下去，抒发印度、孟加拉国人民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其后 30 余年，发生了英国殖民当局推行分裂孟加拉的罪恶计划、

甘地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殖民当局与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就未来印度建国问题召开圆桌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

泰戈尔撰写的《莫卧儿时代与英国人统治时代》《谁怕谁》等文章是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卷。在这些文章中，他阐述了对国内重大事件的政治立场。他坚定地说：“我们是英国人统治的庶民，但我们的天性不是他们的奴隶。英国人把千百只眼睛瞪得血红，也不能流放我们的天性。”关于孟加拉分治，他说：“孟加拉分治之刀霍霍磨砺的声音，使整个孟加拉胆颤心惊。”他向孟加拉人大声疾呼：“用自己的力量，从内部创建我们的国家。”获悉殖民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甘地，把他投入大牢；甘地进行绝食，以示抗议后，他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前往监狱，对甘地“以全体国民的名义”进行的“决死斗争”表示声援。

泰戈尔从他独特的角度审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他赞赏甘地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囿于富裕的家庭环境，不赞成“以革命的方式改朝换代”。他对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中难免出现的焚烧英国布、抵制英国货的“过激行为”持否定态度。他坚持接受西方文明的言论并无过错，但在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泰戈尔以敏锐的目光观察反殖民统治斗争的艰难历程，揭示妨碍群众运动取得胜利的两大问题，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和印度社会的种姓隔离。

泰戈尔呼吁各个政党以宽广的胸怀容纳不同政见，加强党派团结。他形象地指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坐在一个祖国母亲的两个膝盖上，分享同一份慈爱”的两个儿子。但他预感到两大教派的团结破裂的严重性，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喻为“两轮马车的两只车轮”，“朝相反的方向转动，驾车行驶，必然翻车。”为了避免分裂，使“印度这两大群体拧成一股绳”，他呼吁最大的政党——国大党及其领导人甘地“采取谨慎、克制、宽容的态度”，对新成立的以真纳为主席的穆斯林联盟“作出必要的让步。”遗憾的是，他的宝贵意见未被当时的政党领

领导人采纳，“悬垂在印度头上的一把分裂的巨剑”，1947年垂落下来，血淋淋地切割出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1971年，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成为独立的国家。泰戈尔在天有灵，看到在他世时的印度分裂为三个国家，想必也会感到万分悲伤。

泰戈尔在希拉伊达哈经管祖传田庄期间，深入社会现实，广泛接触贫民。孟加拉农民的极端贫困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震颤了泰戈尔的心。之后，他人生旅程的方向转变了。他把创建合作社和兴办教育视为改变国家和群众命运的是两条重要途径。

泰戈尔认为愚昧无知是民族灾难的根由，铲除这个根由必须普及教育，提高群众的素质，从1901年开始，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实施他的教育计划。经过20余年的艰苦努力，泰戈尔把开初只有五六名学生的小学逐步扩建成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创建学校，排除殖民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为印度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呕心沥血发展民族教育的执著精神令人敬佩。

泰戈尔在希拉伊达哈目睹佃农的贫穷，心中萌生了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念头。他认为在利欲横流的凡世，应该唤醒与他人合群、在群体中活跃的人的本性。只要属于社会的人互相配合，社会中人人就能分享共同创造的丰硕成果。基于这种认识，泰戈尔早于圣雄甘地20年提出了建立合作社的构想，在斯里尼克坦进行集体农业发展的最初试验。泰戈尔的宏伟计划是在斯里尼克坦为印度树立几座模范村，继而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制度，彻底消除贫困。尽管历史无情地宣告，泰戈尔那种不触动土地私有制的改良主义实验，未能取得期望的效果，合作社的种子未能在各地开花结果，但他希望国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至今不乏现实意义。

泰戈尔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许多政治观点源于印度古代典籍。

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古圣梵典《吠陀》、《奥义书》汇聚了印度古人对自我对宇宙的质朴认知，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泰戈尔从小跟父亲学习《奥义书》，信奉梵教，奉创造大神“梵天”为唯一真神。他在

《古印度的“一”》、《奥义书中的梵天》、《有形祭祀与无形祭祀》等文章中，力图以“梵我合一”的哲学思想诠释各种自然现象，探讨人世痛苦的根源，揭示生死的内涵。

泰戈尔认为，神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神融于我，与我不可分离；神不单与我合一，也化于万象，于是万象之中亦有我。神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时不在，因而“我”也超越时空，生生不息，“我”来自亿万年前，延续到亿万年后。泰戈尔宣扬的神，不光与“我”和自然合一，也在万民之中。对于民众来说，相信神即相信自己。欲挣脱厄运，不必脱离尘世，不必对偶像顶礼膜拜。

泰戈尔阐述的这种泛神论，无疑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泰戈尔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人即神，膜拜神不如唤醒自身中沉睡的力量，这与把人的命运完全托付给上帝的宿命论相比，仍具有进步意义。此外，泰戈尔关于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生与死，瞬息与永恒的哲理思考和表述，也不乏辩证因素。它鼓励人们从狭小的世俗樊笼中解脱出来，开阔视野，豁达胸襟，淡泊名利，以脱俗的目光看待纷乱世事，确能给人有益的启迪。

阅读泰戈尔在这些文章中的诗性论述，不仅能了解古代圣典对印度历史和文化的深远影响，理解印度群众别样的思维方式和奇特的祭祀活动，也能获得美的享受。

此外，泰戈尔还以犀利的笔触剖析印度的婚姻制度、社会弊病、风俗习惯和祭祀庆典，表达他的真知灼见，给人以深刻启示。他以诗的语言、诗的意象、诗的韵律，生动描写了印度名胜古迹，自然景观，通过寥寥几笔营造宏大奇丽的意象，呈现绚丽而阔大的印度形象，能激发读者对神奇印度的向往。

印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2014年9月17日至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双方确立了今后加快建立伙伴关系的大方向，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共识和具体合作项目。2015年5月14日至16日，印度总理莫迪访华，双方签署了24份合作文件，涵盖教

育、航天、影视、海洋、地震等方面的科学合作。两国领导人的成功互访在中国掀起了“印度热”，渴望全面了解印度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

本书是从泰戈尔的孟加拉语全集和英文文集选译的。希望此书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印度的过去，对当今印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在中央编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本书与《泰戈尔笔下的人生》、《泰戈尔笔下的教育》、《泰戈尔笔下的文学》得以顺利出版，邓彤女士极为认真仔细地编校译文，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谨表示真挚的感谢。

白开元

2015年9月14日

目 录

译 序 / 1
印度的历史潮流 / 1
古印度的“一” / 12
《奥义书》中的梵天 / 21
梵我合一 / 31
有形祭祀与无形祭祀 / 35
净修林 / 44
雅利安人的原始栖息地 / 49
印度历史 / 53
婆罗门 / 62
公正裁决的权力 / 68
杜尔迦大祭节 / 73
莫卧儿时代与英国统治时代 / 79
谁怕谁 / 82
孟加拉分治 / 90
阻止孟加拉分裂 / 98
印度人的生命与英国人的生命 / 105
印度的季节 / 113
春季和雨季 / 117
秋 / 120
印度社会 / 124

- 社会隔阂 / 136
- 盲目崇拜 / 141
- 西服与印式制服 / 147
- 陋习的折磨 / 152
- 印度人的人生四阶段 / 157
- 印度妇女 / 160
- 印度男人与印度女人 / 167
- 印度人的煞星 / 173
- 印度教徒的婚姻 / 175
- 圣雄甘地的神圣事业 / 196
- 探望狱中的甘地 / 201
- 致信甘地 / 206
- 印度的改革家罗摩·摩罕·罗易 / 209
- 印度文明与欧洲文明 / 212
- 被忽视的农村 / 219
- 印度的合作社 / 223
- 创建合作社的历史缘由及其宗旨 / 226
- 孟加拉人的纺织厂和手工织机 / 232
- 森林女神 / 236
- 土地女神 / 238
- 疟疾防治 / 241
- 三个阶层喝三种酒 / 248
- 布波纳沙尔庙 / 252
- 孟加拉掠影 / 258
- 孟加拉母亲 / 270
- 印度巨人 / 271
- 恒 河 / 274
- 泰姬陵 / 277
- 金色的孟加拉(孟加拉国歌) / 280
- 印度命运的主宰(印度国歌) / 283

印度的历史潮流



在大千世界，轮流进行着呼气与吸气、睁眼与闭眼、入睡与苏醒；进行着一次向里一次向外，一次上升一次下降的富于韵律的运动。由于停止和启动的不间断的结合，世界的运动得以完成。科学研究表明：万物皆有孔隙，换言之，万物存在于“有”和“无”的聚集之中。光明与黑暗，显与隐，有序地交替，创造因而不会断裂，而能节奏明快地进行下去。

看一眼手表的分针和时针，感觉到它们要么在不停地转动，要么完全停转。但注视一下秒针，就会发现，它在滴答滴答地跳跃。钟摆一次向左，少顷又向右，在右面稍停后又向左，不停地摆动，应和着秒的节拍。在世界万物中，我们只看到它们的钟的分针，假如看到显示更小的时间单位的秒针，就能看见，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停步和迈步。它不间断的乐音中，乐调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创造的钟摆，摆到一边的尽头是“是”，另一边的尽头是“不”；一边的尽头是“一”，另一边的尽头是“二”；一边的尽头是“吸引”，另一边的尽头是“排斥”；一边的尽头是“向心力”，另一边的尽头是“离心力”。在逻辑学中，为解决这个矛盾，我们施出浑身解数，提出各种观点。可在创造的经典中，它们轻易地融合，从而使世界奥秘只可理会不可言传。

人类本性中的韵律，不像世界本性中的韵律那样清晰。其间也遵循收缩和扩张的原理，但我们不易维持它的和谐。世界之歌的节拍是简易的，人类之歌的节拍，则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掌控。我们很多时候倾向于矛盾的一方，回到矛盾的另一方已经晚了，节奏乱了套，拼命纠正错误，全身大汗淋漓，疲惫不堪。一方是自身，另一方是他人，一方是获

取，另一方是舍弃，一方是克制，另一方是自由，一方是举动，另一方是评判，从两个方向扯拉着人。避开这种牵拽的不同节奏，达到平衡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练习掌握这种节奏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在印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寻求这种节奏平衡的情景。

在希腊、罗马、巴比伦等所有古老文明的元初时期，均发生过民族冲突。在这种迅快的冲突中，一个人在他人中间穿过，又回到自己人中间，才完全觉醒。在这种冲突中，人从单一发展走向多元发展。这就是文明。

帷幕拉开，印度历史的第一场戏中，我们看见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间激烈的民族冲突。最初流血的冲突中，雅利安人对非雅利安人产生了仇恨，它促成了雅利安人的团结。

这种团结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一批批雅利安人，在不同时期进入印度。他们的种族、神祇和经文，有所不同。如果他们不受到外部的猛烈打击，雅利安殖民地眼看着就会被瓜分成许多块。他们就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就会夸大他们表面的微小差异。在与别人作战的过程中，雅利安人认识到他们是一家人。

和世界万物一样，冲突也有两个方面，即“分”和“合”。所以，在冲突的第一阶段，为维护本种族的特性，雅利安人曾产生自我封闭意识，但历史不可能随之停止脚步。按照世界韵律的规律，历史在自动延伸的道路上，逐步走向联合。

我们不知道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对立的日子，雅利安社会中出现过哪些英雄。印度的史诗中，没有关于他们丰功伟绩的描写。也许镇群王^①举行蛇祭的故事里，隐藏着古代某一场惨烈的战争。镇群王为报父仇，为杀尽灭绝崇拜蛇的非雅利安人的那伽族，竭尽全力。这个故事在史诗中确实有生动描写，不过，镇群王在历史上从未赢得殊荣。

① 典出史诗《摩诃婆罗多》，环住王被巨蛇达克沙迦咬死，环住王之子镇群王为报父仇，举行蛇祭，诱杀达克沙迦及同类。

但是，有些人以不懈的努力成功促成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融合，他们在我国至今被视为神明，受到祭拜。

在充满遐想的历史上，人逐渐获得精神地位。例如，在英国的神话故事中，亚瑟王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民族之心中，摈弃个人形象，获得了精神形象。在中世纪的欧洲，亚瑟王深受一个个武士树立的基督教楷模的鼓舞，为赢得胜利与他的敌人作战。同样，在印度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一批刹帝利在宗教和建功立业方面，树立了崇高榜样。他们长期与敌人进行激烈斗争，资料表明，在这种斗争中，婆罗门是他们的仇敌。

我们现在不可能完全知道当时新兴的刹帝利的境况。变革的胜利明确之后，各派之间达成了妥协。社会中对立的因素不再扩散，大家各尽其力，尽快治愈战争的创伤。婆罗门承认新派别的合法性，重又赢得主导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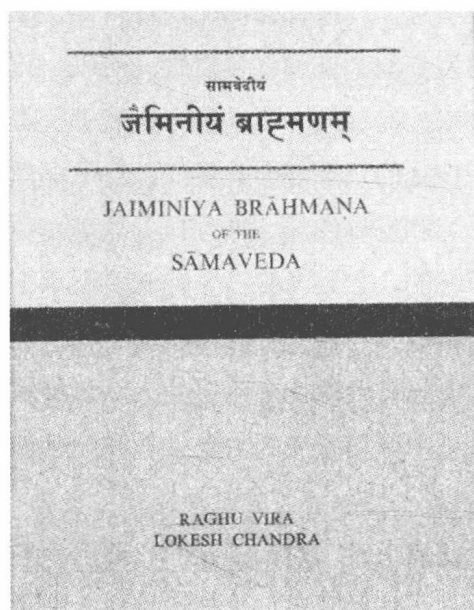
但婆罗门和刹帝利的人生哲学的差异，沿着哪条路呈现怎样的形态，其表象仍可找到。祭祀规则是家庭的一门学问，一个个雅利安家族，尊奉一个个族长，保持各自的颂赞经文和愉悦神明的特殊规则。掌握与祭祀相关知识的人，才能得到特别高的荣誉和许多财物。所以，这类宗教活动，成为一种职业，它像守财奴的珍宝，不是每个人能够获得的。熟练掌握和运用这些经咒和祭祀仪式的复杂规则的重任，自然而然落到某个阶层的肩上。这需要长期学习和反复练习，进行自卫战争和侵占别国领土的人，是不能承担这副重任的。如果没有一个特殊阶层承担维护这一切的重任，家族的纽带就会断裂，与祖先的联系就会中断，社会就会陷入无秩状态。由于这个原因，当社会的一个阶层的人，风餐露宿，外出征战时，另一个阶层的人，竭力保持家族的古老宗教和一些值得铭记的事情的纯洁性，使之代代相传。

然而，当这样的重任落到某个阶层肩上时，整个国家的心路历程和它的宗教发展就不可能同步，因为，那个特殊阶层把宗教法规像大坝似的坚固地构建在一个地方，它与整个国家心路历程是不一致的。渐渐

地，平衡的破坏不为人知地达到极为严重的地步，最后，不进行一场革命，就无法恢复和谐。当婆罗门们守护着雅利安的传统习俗和祭拜方式，把宗教活动弄得越来越复杂、繁琐时，刹帝利们与自然和人类的各种阻力作斗争，高喊着胜利，奋勇前进。

那些肩并肩与敌人作战、慷慨赴死的人所显示的团结精神，是在其他阶层中看不到的。面对死亡、团结一致的人，不会过分看重彼此的差别。换言之，精细地保护经咒、神祇和祭祀活动的特殊性，不是刹帝利的行当。在人类的道路极为坎坷的生活领域中，他们是在对抗中成长起来的人。在刹帝利的心田，对传统的、表面的宗教仪式的差异的认知，从来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在自卫和扩张殖民地的时候，全体雅利安人团结的钥匙，掌握在刹帝利的手中。为此，刹帝利领悟到，在一切差异中，团结是最真实的东西。所以《梵学》成为刹帝利的经典学说，《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被宣布为二等知识。他们认为婆罗门精心维护的祭火、祭祀等宗教活动是无用的，并要将其抛弃。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时发生过新旧势力的对抗。

社会中出现的传染病似的思潮，绝不甘心受到限制。同样，雅利安族中越是生发统一意识，四面八方就越是扩展这样的感悟：神可以有許多名字，但在真实中是一样的。所以，“以某种颂赞经文和某种方式愉悦某个神明，可能获得特殊成果”，这种观点在整个社会中渐渐淡化，人们自然而然设法消除不同派别的供奉方式的差别。然而，不争的事实是，《梵学》得到刹帝利的大力扶持，于是《梵学》被冠以国学的美名。



印度梵学典籍

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的差异，并非微不足道，这是身心内外的差异。当我们关注外部事物时，我们看到的是繁复和多姿多彩；而当我们观察内心世界时，只看见“单一”。当我们把外在力量当作神时，我们以经文和各种外在的宗教活动，力图把神拉进自己的派别之中。因此，外部的许多力量成了神，外部的各种仪式，也就是宗教事务，按照仪式的差异及其内蕴的能量，期盼着不同的成果。

于是，社会中产生了信仰的异化，作为异化了的信仰的具象，我们看到了两个大神，即属于远古吠陀经典及其相关仪规的大神大梵天，和属于新兴派别的大神毗湿奴。大梵天永世静坐冥想，他的四个面孔是四吠陀。毗湿奴挥动着四只手，不时播布新领域的福音，制造统一之轮，宣传治理，展示真美。

当神明在外部，凡人感受不到自己的灵魂与其息息相关时，人和神之间只有欲望和畏惧的关系。我们以赞颂制服他，向他索要金币、奶牛、长寿和仇人的惨败。祭祀一旦出现差错，他肯定不满意，肯定会惩罚我们，为此，我们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心怀欲望和恐惧的祭拜，是外在祭拜，是对他人的祭拜。当神成为心灵之宝时，内心的祭拜才能开始，那祭拜是虔诚的祭拜。

我们在印度《梵学》中看到两股潮流，即有德的梵和无德的梵，无差异的梵和有差异的梵。《梵学》时而趋于“单一”，时而承认有“二”，并在“二”中间看见



有四只手的毗湿奴

“单一”。不承认“二”，就无从举行祭拜，而在“二”之中不承认有“单一”，就没有虔诚。作为二元论者，犹太人尊奉的远处的神，是恐惧之神，统治之神，法则之神。当神在《新约全书》中与人结合，承认与人的亲缘时，他就是爱情之神、虔诚之神。当《吠陀》经典中的神，与人分开时，照样可以祭拜他，但当至高灵魂和生命的灵魂，在充满欢乐、不可思议、神秘的游戏里既是“单一”，又是“二”，既是“二”又是“单一”时，就可崇拜心中的神了。因此，在印度，与《梵学》相关的活动中，爱情和虔诚的宗教诞生了，虔诚宗教的神，就是毗湿奴。

一场革命之后，婆罗门接受了毗湿奴宗教，但有资料表明，他们开初是不肯接受的。婆罗门婆利古朝毗湿奴胸脯踢了一脚，这个故事里隐藏着对抗的一段历史。在《吠陀》经典中，把婆利古描写成祭祀者和分享祭品者的楷模。毗湿奴在祭祀的宝座上限制大梵天的位置，并最终夺取他的座位。举行五花八门的祭祀的时代被抛到后面，虔诚宗教的时代在印度出现的关键时刻，一场摧枯拉朽的风暴来临了。这是势在必然的风暴。那些掌握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的权力，并依凭这样的权力在社会中得到特殊照顾的人，是轻易不让别人打破他们的堡垒的。

毗湿奴虔诚宗教主要是由刹帝利创建的，其证明之一，是我们看到刹帝利黑天是这个宗教的师尊。他的训诫中包含对《吠陀》经文和《吠陀》倡导的行为的打击。另外一个证据是，印度古老的《往世书》中，两个人物——公认的毗湿奴的化身黑天和罗摩，是刹帝利。显而易见的是，刹帝利的虔诚宗教，通过黑天的训诫和罗摩的故事，得到了广泛宣传。

印度两大史诗的基本内容，是古代社会的革命。换言之，它表现的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显然，在《罗摩衍那》时代，罗摩站在新生阶级的一边。关于罗摩选择了崭新的道路，历史提供的证据是，朝毗湿奴胸脯踢了一脚的婆罗门婆利古的家中，诞生了持斧罗摩。

以仇恨挑起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矛盾，通过战争和杀戮解决这个矛盾，不过是痴心妄想。在内部以爱和联合解决这个大难题，要容易得多。然而，内部的联合，不是想要就有的。当宗教是外部事物时，当人们把神祇当作自己的财富一样看待时，人与人心灵上的差异，就很难消除了。

刹帝利罗摩曾把低贱种姓人古哈克当作自己的朋友，人们至今认为，这个传说反映了他令人惊讶的宽广胸襟。此后的社会，在《罗摩衍那》的《后篇》中，试图抹掉他的崇高品德。后代的社会卫士造谣说，罗摩曾下令处死首陀罗种姓的修道士，这个例子足以说明罗摩的为人；他们想把罗摩拉入他们的阵营。罗摩无论在痛苦还是欢乐的时候保护了悉多，并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手中把她救了回来。可是，最后出于



《罗摩衍那》中的罗摩形象

履行社会义务的需要，不得不把她抛弃，他是无罪的。从《后篇》创作的这个故事，不难看出，具有高贵品德、值得崇拜的雅利安民族的杰出英雄罗摩的事迹，被当作有利于社会传统的内容，煞费苦心加以渲染了。罗摩品行中隐藏着社会革命的历史，其痕迹被后人肆意抹尽，从而使他的品行符合后代的新社会道德标准。当初，罗摩的品德，作为家庭道德和社会道德的样板，被大肆宣扬。罗摩曾让他的种姓走出狭隘的仇恨，走向博爱，他以这种行为准则解决一个难题，因而永远被全民族崇拜。可是，这些事迹泯灭了。渐渐地，他竟成了一个符合教典家